

网络原名《皇家儿媳》
真假变幻，爱恨谁能分得清？
情缘交织缠绕，最终同生共死！



HUANG JIA
FENGYUN

皇家

薄慕颜
作品

终结篇

风云



晋江金榜冠军 品质保证

全新番外 隆重上市

平凡女华丽逆袭，怨恨愤怒，“你这个渣男！”
阴狠谋略的皇子，如今伏低，“愿效犬马之劳！”

恩怨缠绵，背叛原只是阴差阳错的误会！

金牌古言女王

薄慕颜

再掀宫闱风云谱写缠绵爱情传奇

出版
PUBU



HUANGJIA
FENGYUN

皇家

薄慕颜

作品

终结篇

风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家风云. 终结篇/薄慕颜著. —南京: 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824-6

I. ①皇… II. ①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666号

书 名 皇家风云·终结篇
作 者 薄慕颜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周 莉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周 莉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7.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824-6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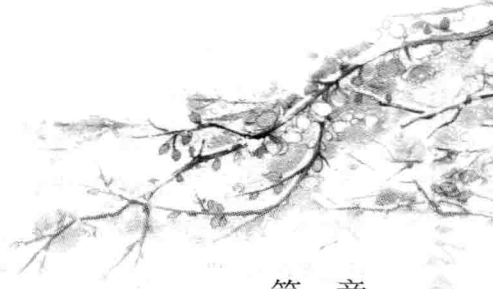
CONTENTS

第一章	败落	1
第二章	现世报	18
第三章	消融	38
第四章	算计	53
第五章	冰释	76
第六章	喜事	85
第七章	端倪	103
第八章	别扭	128
第九章	隐私	157
第十章	波澜	183
第十一章	流言	206
第十二章	遇险	226
第十三章	脱困	250
第十四章	册封	260
第十五章	揣测	271



目录下 CONTENTS

第十六章	巫蛊谜案	285
第十七章	宫闱惊变	302
第十八章	死里逃生	317
第十九章	锦书难寄	331
第二十章	荣耀凯旋	345
第二十一章	纠纷不断	360
第二十二章	一波三折	371
第二十三章	装神弄鬼	384
第二十四章	往事如烟	401
第二十五章	雪上加霜	420
第二十六章	奋不顾身	438
第二十七章	冰释前嫌	455
第二十八章	作茧自缚	468
第二十九章	大局已定	478
第三十章	祸福相依	494
第三十一章	否极泰来	509
第三十二章	一波又起	526
第三十三章	善恶有报	543
第三十四章	心结尽去	559
番外一	宫闱往事	569
番外二	一醉千年	574



第一章 败落

HUANGJIA
FENGYUN

蒋侧妃在床上躺着，她觉得自己身上都快要躺出茧子了，外面还是没有消息。她有点心急，喊了蒋妈妈过来问道：“还没回来吗？”

蒋妈妈安慰主子道：“天黑皇宫里的宫门就该落锁了，王爷肯定快回来了。”

蒋侧妃还不知道宫中情形，她死死地揪住被子揉搓，委屈道：“我都小产了，王爷一听说凤氏有事，就立马追了出去。”她啐道：“凤氏很快就没有好日子了！”

蒋妈妈替她掖了掖被子，心里却打着鼓，七上八下的——但愿这次计策能够成功吧。不然主子好不容易怀了胎，却被祸害了，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况且若不让王爷疏远凤侧妃，对主子怜悯，又哪来翻身复宠的机会？

蒋侧妃眼睛微眯，露出一抹与她气质不符的阴恻恻的眼神，“只要王爷疏远了凤氏，我必定要好好笼络住王爷的心，等我养好身子，再怀孕……”她自己浮想联翩，想得都是母凭子贵以及把别人狠狠踏在脚下的扬眉吐气，“魏氏那个贱人，故意引我去找静水师太求丸药，害我小产，我是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说到这个，蒋妈妈也是恨得咬牙，“魏氏就是一个祸害，决不能留！”

主仆二人正在屋里盘算别人，忽地外面传来脚步声，非常快、非常急，而且步伐沉稳有力，不像是丫头们的轻巧步子。蒋侧妃不由得心下一喜，下意识地回过头去推了推乳母，“妈妈，肯定是王爷来了。”

蒋妈妈回头一看，“快躺下。”

砰的一声巨响，门开了。来人果然是萧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了过来，

冷峻凌厉的脸庞阴沉着。

“王爷……”蒋侧妃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他从被窝里面狠狠一抓，直接扔到了地上。萧铎一声暴喝：“说！你到底是怎么小产的？到底有没有怀孕？到底在玩什么鬼把戏？”

蒋侧妃被他摔得整个人都蒙了。在她看来，这次陷害凤鸾的计划是万无一失的。蒋侧妃是在暖香坞摔倒的，流了一地的血，还有三个太医确诊她小产，加上本来她就真的是小产了，一切都是天衣无缝的！然后她的姑姑蒋恭嫔快速传召凤鸾进宫，姑姑自然有手段把凤鸾吓得屁滚尿流，只要凤鸾认了错，她谋害蒋侧妃小产的罪名就跑不了了，就算王爷跟着进宫又如何？同样也救不了凤鸾。

蒋恭嫔肯定会质问萧铎，质问他为何偏心凤氏到如此程度？为何会宠得凤氏敢谋害蒋侧妃？蒋恭嫔是萧铎的母亲，又有凤氏认罪的把柄在手，萧铎肯定也是护不住凤氏的，反而会因为谋害蒋侧妃而厌恶她、憎恨她，甚至再也不理她。

对啊，应该是这样才对啊，为什么王爷忽然问自己是怎么小产的？千百个念头在蒋侧妃的心中划过，时间却不过只是一瞬。她惊愕地抬起头，心中生出一种莫名的惊恐，难道是自己和姑姑的计策失败了？不，不可能！

“王爷……”她仰起脸，眼中露出不解，结结巴巴地道：“妾身、妾身是被凤侧妃推倒，所以才小产的啊……”

“好！”萧铎咬牙切齿地笑道，“很好！你不肯说，那就等着本王找出证据来。”他上前一步抓起蒋侧妃，“叫你死得心服口服！叫你碎尸万段！”他狠狠把她往地上一摔，转身呵斥：“看好了！屋里的人一步都不许动，不许交头接耳！”

蒋侧妃被摔得晕头转向，但心下很快明白，出事了，肯定是出事了！她娇弱的身子不住地发抖，脸色惨白，却顾不上小产后的虚弱难受，也顾不上被摔的疼痛，慌忙上前抱住萧铎的脚，“王爷！王爷，你一定是误会了什么！”

“放开！”萧铎冷冷道。

“王爷，王爷……”蒋侧妃情知肯定是宫中出了变故，不敢再说自己是被凤鸾推倒小产的，而是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哭泣道：“王爷，到底有什么误会？你告诉我，我跟你解释清楚……”

“滚！”萧铎狠狠一记窝心脚踢过去，摔门出去。

凤鸾已经回暖香坞去了。

萧铎在碧晴含烟馆里静坐了片刻，细细分析——蒋侧妃的小产有假，其中肯定有可以捕捉的蛛丝马迹，肯定有！他强行命令自己冷静下来，思绪飞转，然后叫了碧晴含烟馆的丫头们，一个个询问：“最近几天，蒋侧妃有没有跌倒或摔倒？”

丫头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但看王爷的脸色，也知道肯定不是好事。萧铎一次抓一个询问，答案都是没有，也就是说，蒋侧妃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摔倒，而太医们又都说她真的小产了。那么就是因为别的原因小产的。除了外力碰撞，其他的多半就是药物所致，再不就是天生胎像不稳的缘故。

对了！这里面有一个天大的误区——太医们都说她是小产，却没有说她因为什么缘故小产。

想到此，萧铎赶紧将两个太医和老大夫叫来，沉声道：“一个一个进去，分别给蒋侧妃重新把脉，然后把她小产的原因写在纸上，谁都不许说话！”

几个大夫都是紧张不已。后宅妇人小产，有一多半都跟阴谋算计脱不了干系。这事儿牵扯了端王府的两个侧妃，里面的水不知道有多浑呢。太医和老大夫生怕自己被牵连进去，都是仔细诊脉，然后一丝不错地写在纸上，挨个呈了上去。

萧铎打开第一张纸，上写着“药物所致”；然后是第二张，“长期服食某种药物，以致胎像浮动，导致小产。”最后是第三张，“药物用法不当所致”。

刺啦！萧铎额头上的青筋直蹦，他把纸揉成一团儿，命人将蒋侧妃拖了出来，狠狠扔了过去，“还不说吗？”那声音好似从十八层地狱里面冒出来的，鬼气森森。

蒋侧妃心惊胆战地打开纸团儿，只看了一眼，便吓得失声尖叫，像是烫手一般飞快地扔掉。她心下惊骇不定，为何事情会转变成这样？

不好！王爷不会再原谅自己了。

“王爷，你听我说……”蒋侧妃捂着碎裂一般疼痛的心口，伏在地上哭道：“都是魏氏，都是魏氏那个贱人害我……”

“凤侧妃到。”外面响起通传声。

蒋侧妃语音顿住，她不可置信地抬眸，震惊地看着那个明丽身影，几乎快要抓狂了。为什么？为什么凤鸾明明已经陷入谋害自己胎儿的案子中，又被姑姑叫进宫去，居然还能毫发无损地出来？王爷还开始怀疑自己，从太医们身上找到突破口，叫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凤鸾挽着胭脂红的九重葛纱披帛，轻迈莲步款款而来。她居高临下地勾起嘴角一笑，“蒋侧妃这是什么眼神？你是不是以为我应该躲在某个角落哭泣，哭着喊着说没有推你小产，但是王爷就是不相信？瞧瞧你，见我没事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蒋侧妃震惊道：“你、你……”

“我什么我呀？”凤鸾蹲下身来，浅浅一笑，“对了，我是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她伸手挑起蒋侧妃的下巴，“你想知道吗？”

她那明艳璀璨的笑容里面，分明淬着毒，叫人不寒而栗。蒋侧妃忽然觉得周身寒意浸透，不自禁地一哆嗦，“不，我不……”她想说不想知道的，却因心口的剧烈疼痛而被噎住了。

凤鸾才不管蒋侧妃想不想听呢。她在蒋侧妃脸上轻轻拍了拍，然后站起来，“你摔倒的时候，不是在暖香坞流了一地的血吗？刚才多多一直在花盆那里打转，红缨觉得有点不对劲，就让人把花盆搬开了，原来是小丫头们慌里慌张的，没收拾干净，还有一摊残血。”

“那……”蒋侧妃喘过气来，“那又如何？”

凤鸾哧地一笑，看了看她，然后妙目流转看向萧铎，“王爷知道吗？蒋侧妃小产流出的血，居然是鸡血。呵呵，还真是够有趣儿的呢。”

萧铎目光一凛，“鸡血？”

“对呀。”凤鸾在椅子上坐下，轻笑道：“看来蒋侧妃这一胎有点稀罕，大概是肚子里怀了一只鸡？”她想起王诩上前捻了捻血迹，然后告诉自己这不是人血，很可能是鸡血的时候，她简直恨不得把蒋侧妃给彻底撕碎！

蒋侧妃设计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可笑陷阱，再联合蒋恭嫔，加上自己遇到发了疯乱咬人的秦太后，只差一点点就被她们给毁容了！要不是王诩挡了那一下子，谁知道会发生什么？自己说不定就这么被她们一起给害死了！

蒋侧妃脸色灰白，眸子里的光彩一分一寸地黯淡了下去。

萧铎紧紧握着拳头，朝丫头们呵斥道：“衣服呢？蒋氏之前染血的衣服在哪里？赶紧给本王拿出来！”

小产后的衣服不吉利，是不会洗的，而是埋在了后院的槐花树下，很快便被挖了出来。

蒋侧妃因为沾沾自喜，以为计谋得逞，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翻船的时候，等到带血的衣物被取出，她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人血和畜生的血是有分别的，不论气味、颜色深浅、黏度等等。可惜当时情形太过混乱，大家都在蒋侧妃小产的事情里回不过神，还来不及细细思量，凤鸾就被强行带走了。此刻尘埃落定，仔细检查之下，大夫们很快便确定衣物上面也是鸡血。

“不相干的人都退出去。”萧铎声音寒凉，有着雷电来临之前的隐隐危险，太医和下人们纷纷以最快的速度消失，门也被关上了。萧铎转头看向凤鸾，说道：

“上次蒋氏做了荷包，联合成王妃一起陷害你的时候，就该把这祸害给除掉的。是我一念之仁，想着给蒋家留一份体面，才留下她，今儿就由你的心意处置吧。”

凤鸾笑笑，“怎样都可以？”

萧铎看向蒋侧妃，眼里没有一丝一毫不舍，只有厌恶和憎恨，“都可以。”

蒋侧妃听得浑身毛骨悚然，王爷这是把自己当作下人一样，交给凤氏随便处置！自己两次陷害她，她能轻饶了自己吗？能吗？肯定不能啊。

她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想要上前抱住萧铎的腿求情，又怕再挨一记窝心脚。她只敢坐在地上哭道：“王爷，都是魏氏那个贱人害我……”要倒霉，也得拉上一个垫背的，顺便报仇。“原本妾身是真的怀孕了，是她，都是她哄得妾身吃了静水师太的丸药，所以才会小产……”

魏氏？凤鸾不介意再拉一个王府姬妾下水，她挺感兴趣的，“哦，你细说说。”

“是，都是她害了我！”蒋侧妃已经吓得没有神智，竟然妄图抓住凤鸾为她主持公道，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她有孕后想生男胎，派小丫头去魏氏那边打听消息，后来又在静水师太那里求了丸药。她不放心的，还先让娘家哥哥的小妾先服用了，确认没事，然后自己才开始吃的。

“等等！”凤鸾打断她，“既然你哥哥的小妾用了都没事，你怎么会小产？”

说到这个，蒋侧妃真是懊悔不已，她哭道：“我见吃了以后胃口大开，也没有了烧心的症状，只觉是灵丹妙药，所以就……”

“所以你就多吃了一点儿？”凤鸾轻笑道。

蒋侧妃呜呜咽咽地哭，哽咽难言，“我心太急，想着无论如何也要生下男胎，就忍不住……先是每天多吃一粒，然后又变成一天三粒……”

萧铎听得心烦，冷冷道：“再哭，就让人把你的舌头切了。”

蒋侧妃嗖地一下，止住哭声。

“王爷！”凤鸾掸了掸衣服，不知不觉间，她渐渐染上了母亲的脾性习气，学会了不动声色，学会了保持微笑，而心里那一腔前世残留余温的热血，正在一点点彻底变凉！此刻，她像母亲甄氏一样清浅地笑着，“此事还是把魏夫人和涉及此事的人都叫来，才能问清楚。”

魏夫人一直是凤鸾怀疑的对象，不知道今儿能够对她查到哪一步呢？

很快，魏夫人和暗香斋的一个小丫头，以及之前为蒋侧妃打探消息的小丫头，全都被叫了过来。

萧铎问道：“魏氏，是你说了静水师太的丸药能生男胎，让蒋氏知道的？”

“冤枉啊！”魏夫人一脸震惊之色，“这是从何说起？蒋侧妃从来就没有说过她有孕，妾身怎么会知道？要不是今儿她在暖香坞小产，妾身根本就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啊！再者什么妾身说了静水师太的丸药，更是没有的事，妾身自己就没有用过，又不知道蒋侧妃怀孕，怎么会跟她说什么男胎药呢？”

“放屁！”蒋侧妃气急败坏，“就是你说的。”

魏夫人一脸苦笑，“侧妃，妾身何时何地对你说过？总不能空口无凭就要污蔑人吧。之前你一直禁足，便是最近出来了几天，妾身也只在请安的时候见过你，大伙儿都瞧着，妾身何曾跟你单独说过话？更不要说什么怀孕，什么男胎，还有什么静水师太，妾身都不知晓……”

“贱人！都是你这个贱人害了我！”蒋侧妃气急败坏，指着她骂，“你是没有亲口说过，可是你让你的小丫头说了！”转头看向自己的小丫头，“你说，当时喜儿是怎么跟你讲的？说啊！”

小丫头早就吓得魂飞魄散，磕巴道：“喜、喜儿没说……”

魏夫人的丫头喜儿也是一脸委屈之色，“天地良心，奴婢是冤枉的啊。”

蒋侧妃狠狠扇了小丫头一巴掌，“什么叫喜儿没说？当时你不是说，亲眼看见喜儿去了静水庵吗？嗯……”说到此处，她不由得一顿。糟了！中了魏夫人的奸计了！

喜儿在旁边哭道：“奴婢真的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过，真的……奴婢是去过静水庵，那是因为奴婢的娘亲病重了，去庙里给她添香油钱保平安，点长明灯的。”她抽抽搭搭地分辩，“奴婢的娘都快五十了，哪里……哪里还会怀孕？这、这真不相干的啊！”

蒋侧妃的身子摇了摇——魏氏这个贱人太奸诈了！自己让小丫头去打听生男胎的方子，她丝毫口风都不露，然后神秘秘地让喜儿去静水庵，让自己误会，算起来一切都是自己咎由自取。竟然……竟然跟她没有半分关系！

喜儿伏在地上抽泣，“奴婢不知道蒋侧妃怀孕，便是知道，也断不敢跟人推荐什么男胎药，万一要是吃不好，那奴婢全家老小不都葬送了吗？”她又哽咽道：“说一句没有良心的话，奴婢是暗香斋的人，自是有私心的，哪里会盼着别的主子生男胎？便是真有什么秘方，也……也是不会说的啊。”

魏夫人一声呵斥：“你浑说什么！”她像是为丫头说错了话而惶急，赶紧抬头赔笑道：“喜儿为人蠢笨不会说话，王爷不要当真。不管是蒋侧妃有了身孕，还是苗夫人有了身孕，或者是王妃娘娘、凤侧妃有了身孕，妾身都是替王爷高兴的。若是妾身真的知道生男胎的秘方，肯定拿出来，可惜妾身从未听说蒋侧妃怀孕……”

“行了，”萧铎脸色沉沉，不耐烦道：“别啰唆！”

魏夫人赶忙畏畏缩缩地闭了嘴，抿唇不语。

蒋侧妃只会在地上一通乱骂，“贱人，魏氏你这个不得好死的贱人！都是你害得我小产的，我那孩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她说这话时，魏夫人只是缓缓垂下眼帘，没有任何惊动。

凤鸾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敲，照此情形来看，魏氏可比蒋侧妃难缠太多，今儿是抓不住魏氏什么把柄了。

“好了！”她微微一笑，朝魏夫人道，“看来蒋侧妃小产与你无关，都是她自己胡思乱想吃错了药，白叫你们过来一趟，回去吧。”

魏氏有了错处回头再说，今儿的当务之急，还是先把蒋侧妃给料理完毕好收场。

“是。”魏夫人伏低磕了磕头，“多谢王爷和凤侧妃明察。”她领着小丫头，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关上门，仿佛根本就没有来过。

“不，不！都是魏氏那个贱人害了我！”蒋侧妃不甘心地尖叫道。

萧铎站起身来，淡声道：“走吧，蒋氏不用留了。”他携了凤鸾的手，“这件事我让人来处置便是，不用脏了你的手。”

“王爷！王爷你别走。”蒋侧妃急得快要晕过去了，“魏氏她在撒谎，一定是她与静水师太说了什么，在我的丸药里面下了毒，所以……所以我才会小产的！王爷你叫来静水师太问一问，就清楚了。”

凤鸾一声哂笑。蒋氏这个蠢货怎么还不死心？魏氏那种滑不溜手的人，岂会留下把柄在静水师太那里？也罢，这一次就让她死得清清楚楚、输得口服心服吧。

凤鸾笑道：“王爷，让人把静水师太和她配制的丸药带来，当面问清楚；再叫太医检查药丸有没有问题，也免得……”她忍不住带出一丝讥讽，“免得冤枉了蒋侧妃。”

蒋侧妃自觉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连连点头，“问，一定要问清楚。”

结果却是让蒋侧妃绝望。

静水师太被带来了，她平时配制的丸药也带了来。太医们细细检查过后，回道：“就是一些养元益气的药材，服了以后，有安神凝气的效用。因为里面有一点点活血成分，所以也有醒神的作用，只要不过量，每日一粒是没有问题的。”

“不，不可能！”蒋侧妃嘶声道，“她自己的丸药没有问题，给我的，给我的那些肯定有问题！”她让小丫头去拿剩下的部分，“我吃的肯定有问题！”

太医们又把药丸碾碎，细细检查，“和静水庵带来的丸药成分一样。”

萧铎脸色阴沉，转头看向静水师太，厉声问道：“你把药给蒋侧妃的时候，没说怎么吃？”蒋侧妃用小产谋害阿鸾虽是罪不可恕，但若有人胆敢谋害自己的子嗣，同样得碎尸万段！

“冤枉啊！”静水师太赶紧跪了下去，分辨道：“贫尼从来就不知道贵府的蒋侧妃怀孕，更没有见过她，也不认识她身边的人，何从说起指点用药？这丸药叫‘养胎固气丸’，因为谁来买都卖，贫尼只是图赚几两银子维持生计，所以选的是

最最平常温和的药材，断然没有不妥的。”

“胡说，你胡说！”蒋侧妃气急败坏，想要上前撕了静水师太，却被丫头们狠狠抓住动弹不得，“都是你和魏氏串通起来害了我！你的药丸肯定有问题，所以才会让我小产，一定是的！”

“侧妃，这话可不能乱说！”静水师太吓得身子一抖，“这，这……贫尼并不知道你怀孕，也没和府上的魏夫人打过交道，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她急得面红耳赤，赶紧朝着萧铎分辩，“这丸药每日一粒，贫尼一直是这么交代徒弟们的，对每个养胎的女眷都是这样说的。算起来兜售有两三年了，大家吃了都好好的。”她伏在地上连连磕头，“王爷要是不信，可以找用过我丸药的人询问。”

凤鸾早就知道会是这么一个结果，即使再抓了人来问，还是不会有任何反复。这起乱子根本就抓不到魏氏的把柄。不说别人，就如刚才蒋侧妃自己说的，她娘家哥哥的小妾吃了都没事，怨得了谁？要怨，蒋氏就该怨魏氏会算计人心，算准了她心急如焚要生儿子，算准了她会乱吃药。

魏氏是不可能直接参与此事的，滑不溜手，根本就和她不沾边儿。

“好啦。”凤鸾看看外面已经黑下来的天色，觉得再下去简直是浪费时间，浪费自己的体力。她缓缓站起身来，“今儿都忙碌一整天了，累了，不相干的人都先退下去吧。”

萧铎一递眼色，高进忠赶忙把静水师太和太医们领了出去。等人走了，萧铎道：“阿鸾，剩下的事我来处置。”

凤鸾摇摇头，“不用。”

“不用？”萧铎凤目微眯，露出不解的神情，担心她是信不过自己，“你放心，我不会对蒋氏这个祸害手下留情的。”

凤鸾勾了勾嘴角，“我不是担心这个。”

两人讨论着蒋侧妃的生死，完全无视蒋侧妃本人，仿佛她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蒋侧妃惊吓得几乎神魂出窍，甚至顾不上会再挨一记窝心脚的危险，想要伸手拉住萧铎再狠狠哭诉一番。可是她全身像是被人抽干了力气，软绵绵地抬起手，却怎么都够不着，嘴也张不开，旋即眼前一黑狠狠地栽倒了过去！

咚的一记闷声重重响起。凤鸾抬眸看了一眼，嫌恶地皱了皱眉，道：“蒋妈妈不能留了，不说她知道的事情太多，单说蒋侧妃要算计我、要指使人，肯定少不了她在里面掺和，这个由王爷找人妥善处置。”

“蒋氏呢？”萧铎有心要让她处置得完全满意，因而只是问她。

凤鸾一声轻笑，静了静，“她吗……”

蒋氏两次陷害自己，两次都害自己差点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要说心里不恨她，

不想撕了她，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可是蒋氏一死，难保蒋家不会再送一个蒋氏女过来，就算蒋家暂时不送，也空出了一个位置——万一哪天秦太后再发疯，给端王妃赏赐一个侧妃恶心自己呢？所以还是让蒋侧妃占着窝儿吧。

只不过，这次可不是禁足那么轻松简单了——要她比死还难过！

蕙蕙堂内，端王妃一直都是坐卧不安。

王府要出大事了！先是蒋侧妃莫名其妙在暖香坞小产，继而成了表妹推倒所至，然后婆婆蒋恭嫔就突然派了人来，将表妹给带进宫去！就算用脚趾头想一想，这时间上的嵌合凑巧，事情蹊跷，都会明白这是一串阴谋！

她心里面，多少有些盼着表妹出事。她还没有进宫，还没有去找蒋恭嫔提醒蒋侧妃的事，她们就先动手了——要是能够给表妹以重重一击，甚至一举扳倒她，那自己可就是拣大便宜了。

哪知道，她等了一整天，却等来凤鸾毫发无损回来的消息！

难道连蒋恭嫔都压不住她？

端王妃正满心失望，大丫头木樨忽地打探到消息回来。她一脸惊诧，关了门，“有两个大消息！”她咽了咽口水，拍拍胸口，“头一件，不知道宫里发生了什么，但是皇上赏赐了一个御前行走的太监给侧妃。”

“皇上赏赐御前行走的太监给阿鸾？”端王妃震惊无比，几乎快要把眼珠子都给瞪出来了。她有点回不过神——表妹被婆婆蒋恭嫔召进宫，然后……然后皇帝听说消息派人弹压了？还是御驾亲自过去了？居然还赐一个御前行走的内监给表妹，这、这也太过惊人了。

也就是说，皇帝是护着表妹阿鸾的。端王妃心里顿时一凉。

完了！表妹有了这么一道至高无上的护身符，就算是婆婆蒋恭嫔，肯定也不是她的对手，难怪她今儿能够平安无事地回来。

木樨又道：“第二件，碧晴含烟馆的下人们全部撤出，等候安置；蒋妈妈和一个小丫头被关了起来，蒋侧妃被人监视不能出屋。”

端王妃眼里的神采顿时暗淡下去，“竟然……这样了。”

照此情形来看，肯定是蒋恭嫔和蒋侧妃的阴谋失败，蒋侧妃彻底倒了！而表妹，又一次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不仅如此，地位还比以前更加超然稳固了。

端王妃心里一片苦涩。她一夜辗转难眠，翻来覆去到半夜方才睡过去。

次日起来，端王妃不免一阵头疼，但是还得梳洗打扮，等着姬妾们过来请安，这是做王妃每天例行的公事。不一会儿，魏夫人来了，苗夫人也来了，大概是因为昨天发生的事，她们脸上的神色都是紧绷绷的。

端王妃正要开口说几句场面话，忽地外面人影一闪，竟然是萧铎和凤鸾一起过来了。

凤鸾穿了一袭镂金丝牡丹花纹蜀锦衣，矜贵之中又带着隐隐的低调奢华，面色白里透红，有一种繁花绽放的骄傲恣意。她的眼角眉梢未见一丝一毫的疲惫委屈，反倒神采飞扬。她笑盈盈道：“给王妃娘娘请安。”

端王妃身为王府主母，在凤鸾的光彩映照之下，竟然生生被压得气势上弱了几分。

端王妃微笑点点头，“早啊。”

萧铎在旁边椅子上坐下，等着魏夫人和苗夫人请了安，便不耐烦地挥手，“没事就都先回去，不用絮叨了。”

这种氛围，这种气场，魏氏和苗氏是傻子才肯多留呢。当即两人都是福了福，“妾身先告退了。”

凤鸾也随着欠身，微笑道：“我先回去了。”

端王妃微微感觉不对，王爷竟然只让姬妾们点个卯就撵人，脸色也不好，竟然像是要发作自己的样子。可是自己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仔细回想，没有，没有，自己还没来得及进宫，连一点嫌疑都没有。王爷要怪自己什么？还是迁怒？再不就是表妹给自己上了眼药？

端王妃正在琢磨，就听萧铎一声呵斥：“都滚出去！”丫头们犹如潮水一般退了个干净。

萧铎声音平平，却不看人，“蒋氏怀孕已经快四个月了，你身为王府主母，就一点都不知情？她的癸水没有来，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端王妃一怔，“我……”冷不防忽然被问这个，细想想，的确是自己疏忽，“之前蒋侧妃一直被禁足，王爷没有留宿，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过她会怀孕。她……妾身不知道她会故意隐瞒不报。”

怕萧铎责怪，端王妃赶紧分辩了一句，“这几个月，蒋侧妃都让人单独洗小衣，妾身真的没有想到她在捣鬼。”

“是吗？这个暂且压下不说。”萧铎反问，继而转头看着她的眼睛，凌厉道：“那之前蒋氏派小丫头去暗香斋呢？她让个丫头三不着两地乱打听消息，这么一个大活人在王府里乱窜，你总该知道了吧？！”

这件事，端王妃当然是清清楚楚的。

萧铎一声冷笑，“你身为主母，不说约束姬妾们言行举止，反倒在旁边乐得看戏，巴不得她们内讧，对不对？不管是蒋氏、魏氏，还是别的什么人，你都盼着她们出事，盼着她们互相咬起来，然后你就能坐收渔翁之利了，对不对？！”

端王妃面色有点白，无力道：“没有，妾身没有。”她心虚，说出来的话就有点漂浮没底儿，“只是妾身一时疏忽。”她灵机一动，赶紧拿着儿子做挡箭牌，拿起帕子掩面，哽咽道：“妾身最近都在担忧崇哥儿，所以就疏忽了后宅的治理。”

“呵呵！”萧铎气极反笑，“照你这么说是因为本王让宫嬷嬷照看崇哥儿，所以让你分心了？都是本王的错？”不等端王妃答话，萧铎猛地一把抓住了她的衣襟，拎到自己面前，一字一顿恶声说道：“穆氏！你——放——肆！”

端王妃被他狠狠一扔，跌坐在地上。

“王爷……”她的心下惊骇不定，从前王爷喊自己的名字“令嘉”，再后来即便是厌烦自己了，也是喊“王妃”，像今天这样喊“穆氏”还是头一次！也就是说，自己在他的眼里，仅仅只是一个顶着“穆”姓的女人，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了吗？

“穆氏你听好了！”他高大颀长的身形站立，冷冷道。

王妃心中一片慌乱，“王爷……”

“你纵容母亲对本王的侧妃污蔑陷害，是为善妒不贤；你管理无方致使马房小厮被误投毒，差点害得本王遇险，是为无能不惠；你故意挑唆蒋侧妃对阿鸾嫉妒，让她设计阿鸾，引出一连串的算计阴谋，差点害了整个端王府，是为蠢笨不明；而如今，你又乐得看王府姬妾内斗而不治理，任凭王府鸡飞狗跳而不作为，是为阴险不善！”

“本王看在你是王府嫡妃的分儿上，看在穆家的分儿上，看在你为本王生育嫡长子的分儿上，三番四次容忍于你、规劝于你，你却丝毫不知悔改！”

一字一句，都像是刀子一般扎了下去。萧铎声音寒凉道：“从今往后，王府内宅的事宜你也不用管了。”

端王妃原本是坐在地上的，听他一字一句数落自己的罪状，本就已经吓得不敢，再听他要废掉自己的内宅之权，不由得爬了起来，“王爷！”她震惊非常，难以置信地看着冷漠的萧铎，“你、你这是……要宠妾灭妻，要让阿鸾来主持中馈？”

萧铎冷笑，“谁说我要让阿鸾主持中馈了？你生了崇哥儿以后，身体一直不好，从明儿起，本王就把长孙嬷嬷请回来，帮你料理。”

“长孙嬷嬷……”端王妃连连后退，砰地一下，扶着桌子才勉强站稳了。

“怎么？本王的乳母还不能替王妃操劳了？”说到这个，萧铎忍不住又是一阵火上头，他愤怒冷笑，“当初你嫁进端王府，本王怕长孙嬷嬷年老体面你压不住，便将她送到别院去静养，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你着想！”他质问道：“你呢？你一心一意只有自己，甚至不惜扰乱王府安宁，到底有哪一点是为本王着想的？”

“我没有？”端王妃被他步步紧逼、步步追问，也忍不住一腔委屈愤怒，宛若潮水一般倾泻出来，“你我少年夫妻，也曾有恩爱两不疑的时光。我眼睁睁看着你一个又一个的美妾纳进来，我说过什么？不也是贤惠大度容忍了吗？何曾亏待过苗氏和魏氏一根头发丝儿？”

她心下明白，自己和萧铎的情分已经走到尽头，只怕过了今儿，就连这些怨愤和委屈都没有机会再说了。她不由凄婉一笑，“难道我的心就不是肉长的？就不会痛？”她摇摇头，“就算小门小户有几个钱，还要纳个妾，原本世上事常理如此，我不怪王爷，这也罢了。我只能努力接受这一切，做一个合格的好王妃。”

“可是……可是为什么……”端王妃心中哽咽难言，哭道：“为什么王爷要纳阿鸾做侧妃？她年轻、貌美、聪慧乖巧，样样都要比我好，她……她把王爷从我身边夺走了！她抢走了王爷的人，抢走了王爷对我的情，抢走了王爷待我的心……”

“王爷！”她第一次不顾王妃的礼仪形象，上前紧紧抱住萧铎，“我也是有心的，我也是有感情的啊！”泪水成串成串地坠落，她泣不成声，“你怎么能让我就这么无动于衷地看着阿鸾把我的一切都夺走？”

“哭完了吗？”萧铎凉凉地问道。端王妃含着满眶的热泪望着他，静静不语。

“穆氏，你大概弄错了一件事。”萧铎目光清明而冷静，“本王娶你回来，敬你、重你、维护你，给你嫡妻的尊严和体面，甚至压制着姬妾十年不生庶子，就已经超出一个合格丈夫的标准。”他轻声嗤笑，“至于你说的什么情、什么心，有哪条礼仪规矩规定我必须给你？”

情和爱，有哪条礼仪规矩规定必须给你？此话仿若重重一锤，砸得端王妃身形摇晃不定，她茫茫然，原来那些都是自己不应该要的东西吗？可是细想想，是的，他的话并没有错，错的人，是她自己。

“可笑！”萧铎讥讽道，“难道本王敬重你、容忍你还不够，还非得跪在你面前，把整颗心都捧着献给你？因为没有这样做，所以你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不替本王考虑？这话就是当着穆家人的面说，你也一样占不住理！”

端王妃闭上眼睛，眼泪无声无息地缓缓滑落下去。

“够了！”萧铎将她狠狠一把推开，他在心里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只是不能说。他目光凌厉地看向王妃，警告道：“穆氏，你好好替崇哥儿想一想，替贤姐儿和惠姐儿想一想，好歹给他们留几分体面！”

此时此刻，并不是废王妃穆氏的恰当时机。

端王妃再也支撑不住，扑通一下晕倒在了地上。

暖香坞内，凤鸾正慵懒地斜斜躺在美人榻上，让丫头捏腿。一个丫头进来回